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六

江陰李詡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目為奸黨勅中三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為小江若公昭御史為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綦章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素少游書晉賢圖後作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不知何

謂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
星到未央。知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
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廣志曰蘆菔一名雹突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
搖　高飛獨搖古今注已載
枝山野記云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
皆隨入　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
書澄善製鎗為　朝廷造神鎗後覈其官□

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頊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令凡祭典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犂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于鍾山之傍所記鄧賜姓事甚欠真余得鄧氏尚書公事狀錄以訂其誤焉狀曰公諱明字光遠號信心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

焜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
左叅知政事迨我 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
正使賫方物表箋入慶賀 上嘉其馳驅
賜宴於庭 陛辭 賜鈔錠綺衣遣官護送
還國永樂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詐稱
陳甥請署國事公毅然興義兵伐之請王孫
添平自老撾間道赴愬于 朝季犛服罪請
添平還四年春 上遣使以添平歸達其境
季犛伏兵于途殺之并及使者 上聞震怒

制諭成國朱公能将兵討之公首迎　王師
内附率其子建平府鎮撫使鄧師誨并官僚
阮人傑等一百二十四員軍民萬餘獻納東
都路國威等二十八府州縣元戎英國張公
輔受之帳中遂命統攝歸附人員捷奏　賜
忠義銀牌二面　勅公恊同将官蘇文作嚮
導擊破雞翎鹹水溢留等關平定上下二洪
州伏奇兵灣汤沙上縱火焚富良江一帶賊
艘烟焰蔽天血流芹站山下溪澗盡赤生擒

僞上皇季犛及其子孫於高望山獻俘 闕
下詔求陳王子孫立之無所得請依漢唐郡
縣故事改國為交阯郡布按三司六年春班
師秋七月策功行賞 勅公為參政撫其民
授師誨九真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三百六
十三户功調知福安是冬餘孽陳簡定作亂
興師討平之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會 朝廷
屢詔招撫兵部尚書主公福遣公至軍諭以
禍福責其僭號之罪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欵

順　詔授季擴左右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
祿有差　上乃命户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
齎傳趣公至京錫之筵宴拜資善大夫行在
工部尚書　賜第京師仍給鈔錠白金衣裀
器用命居　駕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
季瑄工部尚書黎公澄創神機營建盔甲廠
製神鎗神銃退鞬厲於九龍山下未幾遺疾
以永樂十年五月初一日卒于王事享年六
十有一　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　賜葬京

師西山玉臺岡南安河村之原與陳黎二公丘隴相望誠異數也按譜公本李姓為唐宗室有諱公緼者宋封南平王八傳至昊昷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閩人陳京入為國婿生子威晃執國柄殲滅李族李嬪方娠潛歸其父鄧氏生子名蕚遂從鄧姓長仕防禦使蕚生暠觀察使暠生瓊樞密院僉知皆其國官也瓊生政早卒政生公公生師誨師誨以公舊勲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

江陰縣主簿卒于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遣祭
江陰由望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阯構誠順
化功臣子孫宜頒恩命　勑下戶工二部發
給勘合　賜江陰縣著政橋南莊房一所靖
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七十八頃有奇
賜其子孫俾居其地仍世廕其後一爲順天
府儒學額外廩膳生負科貢任用一爲鴻臚
寺司賓署序班與其國通事齊東埜語載陳日照事在千十九
卷日照以國相婿得國鄧以日煚婿契家可
謂奇合因附錄之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

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
為舉子業閒為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鵾鵬化
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
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于父
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
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
仕於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
中其要害舟遷離岸謝立津頭以俟開人言
舟子殂因變姓名兆去至衛為人所崩適主
者亦闔人遂陰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接受
生徒自給永守林昆亦同里頗善里人居無
何豈州永年寨総椋過永一見哥之遂挾以
南寨居邑宜聞與交阯鄰近境有藁地數百
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
之婿育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
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婿其王無
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
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闔訪其家家以為事不

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從善余樞云焜後照十二世

余觀宋陳潮溪善云、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饑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余恐末世周公少而惠帝多也。嘗讀真西山論農人之苦。自始耕立苗耘苗守禾。描寫諸苦。語語實際。字字酸辛。夫吾人一日不再食則飢。而粒粒皆自辛苦中來。諺曰飯來開口。思之可不陡然汗下

世俗相傳東坡與妹戲言坡戲妹曰脚（音欲）踪未
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妍个衝（去聲）額妹
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留到嘴邊
好个長面女史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
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
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云欲
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以坡公多
須髯遂亦戲答之兩山墨談所記相戲之語
又皆不同又傳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詩

答秦少游又訛為秦少游妻余考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狀末云徐君女三人嘗嘆曰子嘗讀書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與傅彬老簡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知觀此蓋少游初未嘗踵蘇氏之門而况于他乎老泉祭亡妻文云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忘咻呴撫摩既冠既昏教以

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爲、二子告我。毋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毋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毋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慈愍。嗟予老矣。四海一身。歐陽公蘇明允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軾、轍、爲其官、三女皆早卒、東坡

與李方叔柬云頃年為穪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按祭文誌柬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如皆亡于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魯直諸公皆東坡既仕之後所奬與而莫逆者也安得妄相及耶諸籍具在有目皆知乃漫不根究動作談柄最是可笑

糞田宜火日第金水日則不肥圂圊溲亦不肥

氣之通塞鬱暢不容掩也

北地氷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人被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鎮江獵户多用此

蘇州見周文矩彩神圖卷甚工屏上懸一神影

蓋彩神即今所謂喜神也

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

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舁歸飢即畫地作飢

字家人進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

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

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宋嘉祐時、餘南朱無惑萍洲可談云、監左帑龍舒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投一飯店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

佛圖澄曰、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花紅紅花麻黃黃麻棠棣棣棠

常熟趙定宇用賢、余先師黍藩益齋公子也、得

第後又入館選為第一人喜而錄其入館之
作于此其詩曰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
百粤平萬里蠻烟開象郡三秋海色净羊城
謀謨自恊周宣雅嶺徼誰傳漢武名聖澤于
今霑異域凱歌直欲繼堯賡前聞定宇在家
恐後場掛漏夜讀鄭淡泉策與不背誦不休
直至體疲頭暈亦不稍懈其堅苦如此余憶
幼侍先師學文每夜必三鼓暑假寐即起有
睡意輒批頰自詈嘗斥星士曰主司只看衆

文字。豈查我命書。暑月坐中庭。少微鑑直從舌端出以相授。不差一字。少選。又呼燈讀焉。有志竟成。蓋於趙師父子驗之。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孛婁詩也。錄之以觀風。

俗語作對云。燒炭用柴。必橫柴而豎炭。煎漿下飯。須熱飯而冷漿。宋人有看茶啜墨之語可

對澂石枕流、此亦誤語之天生對也、

百合有麝香珠子二種、麝香者花甚香、珠子者每葉有一黑子、胡茄花、形色如麝香百合可觀、分百合、八月中、與種蒜同時同法、

山藥、葉枯後起。復以根寸斷種之。子種者則遲

香芋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藏煖處。至三月中種。須鋤土極鬆。人云大者為香芋。小者為落花生。或云即一類。非也。十二月中起。則甜而不土氣。甘露子。冬至前葉枯

後起、復以子重種、

柹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柹、大而匾、方柹四稜六稜、乾瓤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柹品下、柑與橘類、而皮殼畧異、溫衢最多佳品、

橙香美在皮、而瓤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曰橙、非也、

荷花、紅白二色、各有千葉、單葉、間有黃者、

韭菜最忌零陵香、輙消死、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

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資字、出荆公

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

呆秀才、木旁着才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極字、

浚川王廷相論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云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踈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于鄉也事有必見人者況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為雖見人可

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内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坏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奚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常熟錢氏有其耆、嘗尚書李石城公傑、在位時以貲得職銜、特求贈章、石城公援筆大書於軸曰、來時尚着儒生服。歸去俄乘使者車。噎手功名如此易。白頭才子動長吁。又蘇城一大老亦有作云、年少功名二十妝。他年何礙不公侯。釣臺昨夜因君舞。舞破簑衣舞未休。

嘉靖初下　詔、裁革傳奉中書舍人、時有集杜詩嘲之者曰、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涕淚滿衣裳。可憐懷抱向人盡。正想氤氳滿眼香。

近侍只今難浪迹。青春作伴好還鄉。三年奔走空皮骨。愁日愁隨一線長。

會試時舉子入場伴送燈籠多有寫某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于燈云六經蘊藉胷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横恐洩天机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時本来面目君知否辛未狀元四字謎也滿場惟蘇州劉瑊一見倘

識之異巷蓋一時敏才也其弱冠未利時夢
入場有朱衣人自稱陳姓者拔之傳伍中及
甲子本房果陳姓名宗慶兖州府教授金谿
人極賞其卷置之前列科名信有定數云
余鄉夏都憲公從壽曽作膽瓶紙梅花詩曰誰
把并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奪
天工巧東閣渾教夢寐猜羌笛有聲吹不落
膽瓶無水浸常開何當醉我空同酒却詑江
南驛使來此詩極爲李空同稱賞家刻裕軒

文稿是公手授余者今細閱之惜當時槩刻未從删正耳又記其口述登第之作曰紫騮馱醉出瓊林紅杏香中日未沉萬斛韶光春不老九重恩命寵方深忘身殉國平生志移孝爲忠一世心遥想雙親倚門望笑拈飛報是泥金誦時老矣猶喜談試事氣尚勃勃今余老而憶出與伊宗人言之如隔世故事也

甲戌殿撰無錫孫公繼皐童時爲余友曹雲亭駕識拔許之姻隆慶戊辰秋邂逅曹于邑之

觀音寺中、坐間偶及姻孫事、曰、近宗師發無錫學案、孫婿雖在丙等、然視縣未諸生前、案邇巷議時常括耳、今私心竊自慰也、雲亭躋具隻眼乎、而其苦心處人誰識之、孫公癸酉鄉舉、余外孫錢逵道、名居第五、春榜下第、謂余曰、狀元正是不偶、道偕郡年家同孫公謄于舟、聞途中訛言籍籍、謂今科狀元姓孫、偶于席間戲謂孫云、雖邇中孫姓、豈便屬君乎、詎知已而果然、蕭觀復公應官射策得高第

歸丁外艱、踵余舍、余問之曰君得第文固應耳、抑有兆乎、答曰、初進塲時、夢有人語曰。子為狀元第二人。待傳臚後。始解生名在三十一。孫名在三十三。憶廷試卓子行次排列後稍移。恰是狀元第二人也。又聞孫公門人王姓者、述其諸生時、館于某家。堅拒淫婦之事。則巍科之擢。一有天定。一無人擬。天人纖芥。塵之不去。夫豈區區枯管。遽能成精裁。長孫佐輔云、獨訪仙家歌還遊。茅屋斜連隔[illegible]

藥主人閒語未開門。遶籬野菜飛黃蝶。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此三詩昔人所稱七言不韻之勝者、今載三體中。閒誦一過、如披圖畫。嘗欲得善冊青者寫之、姑記以俟

陳環中士元、記一輪迴事曰、嘉靖甲辰、余與年友萬全張子徵讌集。張有外弟趙生在坐、張

云趙生前世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月迎督學途飲大酒大醉卧樹側僕以冷水澆其首遽爾氣絶魂遊溪邊見犬來畏為所噛適有孕婦在旁即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産子生覺已身為嬰孩即悟托生在此北地貧家産婦不坐月生子三日夫耘田婦為餉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進傷我婦聞大駭報其夫歸云産妖子也夫執鋤作擊生狀問生何

言生懼不敢言隱二三歲始言至五歲時見乘馬過者生呼其名曰我是某托生是爾母舅不知我父母妻子何似其人歸報生父母以錢二緡謝其夫婦攜生歸其妻未改醮也生未嘗從師凡前生所讀書一一能記作字亦與前生字相類今亦為增廣生云坐客西安張茂參成都王可廉各有詩紀其事又有一輪迴曰林士章士章為山東東昌府高唐州城南德府禮生林雲峰接武嬰兒也生于

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甫七月卽能言接武欲試耕牛檢曆求太歲所在見言試牛當尋博士父大奇之又辨門帖土牛彩句指字扣靡不知後漸自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號越吾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不辛中煤薰死死爲城隍以享職婦之祭復謫人間轉生于此其未生時托夢于姻家國子生李鑑塘云我在冥府爲任丘縣城隍有婦

人衝突、上帝令脫胎于高唐林秀才接武家為子、後六年、君謁選、當丞上海、屆期吾女許已適君子、必携以偕行、經高唐、幸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家、庶得面我女來童、其故識也、鑑塘驚寤猶豫、是時越吾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祈禳紛亂、鑑塘私以夢轉展于衷冀、臨時一訊驗也、及謁選果與夢符不爽、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一日以丞赴任上海、南行、北抵高唐、先令來童往

揀林接武家、有子消息、皆云其家生子異常
今四歲矣、鑑塘即挈子婦、躬詣林氏、婦越吾
女也、年方十七歲、幼名喜姐、會生于捷時、故
名喜云、來童一見、即識之曰、吾家所使僕也、
僕詰曰、汝為我主、汝中報日、賞我物若干、同
銀二錠、又錢二千、來童知其實、泣且拜其中
又有出所袖鏡、及綉袋、問認此物否、曰、是我
城中買與喜姐者、女聞呼其名、乃痛哭抱之、
鑑塘曰、汝識吾為誰、曰、汝是吾李親家、指所

乘轎曰、誰家物、曰是我平昔所乘者、問汝有子否、曰我二子、方正方啟是也、握喜妇手泣言汝毋孤苦、今柰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為汝粧、非籍汝翁、汝幾不得珠矣、蓋越吾死時、鑑塘適在北雍、經紀其喪、檢閱篋中、悉識而封之、得無失也、一時聚觀如堵、有泣下者、其女哀痛不已、抱行數里、遂留鏡以期後會焉、于是行赴上海任矣、郡新鄭訓導劉文田、取家藏壬子順天試録稽之、名次果合、儒

學生員劉士亨等、呈爲地方奇遇事、上于州州主曹侯鐸、上其事于郡、郡守羅檄召之、令馳驛往、適羅在學宮、接武攜兒入、兒揖稱羅曰公祖、猶自謂鄉舉也、接武教之以民禮稱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衆皆竦然、有問能憶所作者、應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光祿寺卿溧水陳鳳舞、上林苑丞嘉興金愷、各有詩紀其事、陳詩曰、南宮應試煤熏死、冥官遣作林家郎、金詩曰、見兒即認携來鏡、對僕寧

忘用過財皆紀實也、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宋慈雲僧姓袁名道道少為士子遊京師西池遇老僧留語恍惚夢入巨甕中恭顯而寤後出家超脫與邯鄲枕相類出青瑣高議此書罷

雜不足傳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豆有香珠者。米粳糯俱有。又有白果豆。以其香類銀杏新出也。

葉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

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横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又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别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勅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未見其全篇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别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歛千金

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綵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意蓋皆閨怨耳。後趙嘏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本題三字。余初未解容齋續筆。歷引鹽字題數個。謂歌詩之鹽字如吟行曲引之類是也。楊升菴愼卅鉛餘錄云。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道衡碍陳爲

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喚之曰、是底言、誰謂此屬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其文有足是懷佗般般擾義語、是是鳳也、般般麟也、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是得罪、遂誅之、謂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有咏苔紙詩一首云首時應春色、引淥泛濆沠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金鉤、

曹公驂余邑中高才生也晛號溪上吟翁、其詩

吴中人人稱之余得其鶯鶯辭一長篇誦之便可知其風韻矣辭曰煇煇明月素流光茸茸佳樹暎深房强折花枝笑花如人面嫣長風一枝拂滿地相縈牽元稹去時貧賤日困遊蒲東事干謁偶然相遇不相親只道人心如面熟重門不掩尨不吠垂袖開懷待明月雲心一作山頭雨千金散質輕相許魚文字緘不知年竹緒縈然今幾縷一朝獻賦獵長楊天子迎置白玉堂白玉堂深花木稠長安

御道夾金溝千門柳色朝凝綠萬户笙歌曙欲浮富貴繁華占早春洛陽才子聘新人此時離别成紈扇棄置徒勞賦會真始初與君歡愛時何言中路生乖違風摧錦水雙鴛鳥南北東西他自飛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皚如山上雪猶聞相決絶况我輕薄人已矣勿復陳東風沸海浪無痕皓月西流晲不淪妾身一辱不可再士也二三何足論還我白玉環知君一去無由還還我一絇縧絇縧歷

亂不可持心之煩恍不可緩蘋風不遇歸應
晩恩重義深同逝波形消骨化冊誠氓六如
妙手開蛾眉鴛鴦被服金雀釵冊青恍惚與
神會霏紅脊翠蒲東來但驚旭日照溪騤又
似明霞驅曉霾窕妃智女不足道陽城下蔡
俱傾危與余瓊珮結心契慰余問訊陳幽懷
人神道隔徒爲耳愛莫助之心摧悲須臾變
滅回風去光消響絕何奇哉君知此語固不
安不信請視巫山臺世幻形骸皆寄遇無監

褭娜成青蓊。風流獨為鶯嘆息。記言難值曹王筆。神光一絕無還雲。鬢有鮫綃能記憶點。怡似欲妒陽春。玉骨氷肌自辟塵。鉛華不御嬌波斂。欲言不言愁殺人。唐伯虎畫鶯鶯折花圖。伯虎蓋摹唐本也。人云妙甚。但不活耳。彼姝者子。麗質無儔。披圖浩歎。欻與神交。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霜繁暴稀。空守成悲。抽情以歌。愴然如何。因作女鶯辭以傳之

圖

音徐山向江一半。舟行過者遠望石形紫裙烏

髮儼然一老嫗人呼石婆婆

寢與鬼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華姪桝立于門望見碩山僧舍烟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曰山館茶烟飛入白雲添雨意姪即應聲曰溪庭砧杵亂敲明月雜秋聲子構思終日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華中正德丁丑進士桝

以諸生困頓希才之不足以觀人如此

萬曆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留東門出入餘三門俱閉防有變也臨晚城外人蜂擁旋歸城門下沮塞踏死四十七人老者壯者少者有霎時死者有扶回死者有遲延二三日死者百年上下耳所未聞而忽罹此變太是驚異

只為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鄰可憐今夜權為去絕到明朝便作寡燕雀有情還戀舊

犬猫隨我不知貧。慇懃囑付門前栁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嘗憶先君屢爲兒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蓋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剗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撲水少低乃作卧室。或又作僕廈謂廳上待客童僕俟待宜列于此耳

猴性畏竹扇聲道州最多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

知湖州是誤收為唐人也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截

極齊服飾有扇子錄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

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

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

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柰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

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為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為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决知。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為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

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説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源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禳禜

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外。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為。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

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禜禱然既
巳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卒非其道徒
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為世之害爾望其消灾
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
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講張為幻又老子之所
不屑為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
其失則吾之說為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
措其辭矣右二條乃藝菴羅公欽順困知記
中者大足以闢邪扶世真格論也

楚史檮杌相人第十三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

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
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錢惟
演錢氏私誌載。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
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主。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
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
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
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
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

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途休咎豈能悉中也哉袁柳莊集及麻衣論相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幾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

十六也。不譚閨閫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飢

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

按抱朴新話載吳履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與灼艾所載互有不同今撮其異者附見善于後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善食分人四也常言行陰德事方便六也利人克已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急難二十二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常言善事三十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謟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全則禍福相抑具二十者剌史

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

醉翁談録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閂

雜俎謂数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

炎涼變態倐忽莫甚于今時常熟百川孫公樸所撰馬鳳志銘可按也佘特録之其志曰萬暦己卯南畿大比士吾邑入彀者五人而馬君與焉此五人者並以文執稱雄一時號赫

奕矣乃人之評馬君者、又不獨其文蓋亹亹、譚、其行云、馬君之行局徵乖、馬君貧次骨矣、世諱于貲、君復不問生產、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克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瓶恒無儲。衿不蔽肘。評語交謫。若弗聞也者。捫腹而出。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臟。嫻友問遺。即一介亦辨諸義。謁客必度飯後。或值方飯時。急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弗反也。遇貴人。一長揖外。不作媕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

所避力不能鬻一書而假讀于友已又輙返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著時義俊逸清婉以貧益工見謂可屈其羣而試輙厭貴耳者遂下其品且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於干人歲恒家食即或延之其金不登人之什二嘗為子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瘵婦家有懟言君曰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持庚帖反之不索所聘既絕婚而瘵者復起内戚有繫獄而告飢者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

僉覊六極楊韓二儒所欲達而逐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畢畢不自好者不少君不幸生即罹之厥志彌厲厥守彌堅竟其生無一鄙瑣行宣聖以無怨為難無諂為可若君者詎徒無諂且不屑以彼易此幾于樂矣無怨云乎哉方諸古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名岕里中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廉其人列名旌善一旦橫罹瘐死于獄君既長而審其冤自號驚烏子以志恨不知者誤呼為剃

吳君。亦遂應以荆吳。失其意矣。第之歲。君歌鹿鳴而歸。蒼頭而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群曰。願事主耳。君曰。吾故吾耳。應門一五尺。猶懼食指煩也。悉謝却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疲于馳逐。倦于酬酢。遂病瘖。五日糸。鮮衣者始大悔踉蹌竄去。報捷之日。君入市携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脚至矣。東西行負擔者。亦息肩仰天嘆曰。彼蒼其有知耶。于是多金而藉勢者。乘其匱且覬。持金獻

之。比聞訃。不旋踵。大索而噪。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徊鄉校者餘二十年。僅一戰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矣。夫旣阨之。又胡畀之才耶。旣成之晚。又胡奪之速也。客不問天而問余。余應之曰。列子有言厚于德薄于命。則奇矣。第亦死。不第亦死。等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天能以一第報其德。而亦不能自違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瞑矣。君諱鳳字瑞夫。世爲支塘人。後徙邑之南

為邑人生于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發一蹶而湮疾於電光㷀若朝露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之畸人

李衛公帖云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

日昔飢。惟恨丟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厓州司戶叅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此洪容齋所記。令人讀之。一字一慘然矣

一年好景是中秋。何事佳期不與謀。客子漫敲銀燭冷。嫦娥掩臉玉容羞。關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天外清光原是好。五雲朝罷彩毫收。此邑先達薛平甫格。弘治癸丑內

閣月試中秋無月詩掄第一嘉靖丙戌無錫華公入館秋塞聞砧詩曰蕭蕭梧葉度中秋永夜踈砧動客愁聲雜鼓鼙龍塞迥寒催刀尺鳳城憂一庭凉月誰歌枕萬里碧天人倚樓寂寞遥憐授衣節西風吹盡鷫鸘裘或曰陸貞山公粲代作

勝國季年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者爲主試如科舉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知

縣、鮮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謝公翱吳

公思齊主于家、開社命題、鑒別高下、榜示襃

賞、誠一時之勝舉哉、今撮其集中大略以便

稽考云月泉吟社、　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

翁、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

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

便謄訃、而免于差外、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

賞、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来問浦江縣

西地名前吳、吳知縣位、對面交卷、守田標照

應侯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册分送此固非足况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

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襍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抛却田園全然泛言他物耳　歸去来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属興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襍興却不是要将襍興二字體貼只為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

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誓詩壇文　月泉

舊杜久褒詩錦之華，李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從昨歲偏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襟門，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積陳，誰竭青銅，嵜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弍，不用道謀，是在主為室者，俾得臣而寫目，與舅犯以同心。勝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能椎駕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

降一等乃待以掌盂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
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
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詩言特借譽而揄揚我
詩如鄙曾何幸繼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誓
將不負于齊盟一點無它三辰在上　詩訊

詩有六義興居其一九陰陽寒暑草木鳥
獸山川風景得于適然之感而為詩者皆興
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
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詣詩人闔與興之

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襍興。此蓋借題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頌。悠然自見其為襍興者。此真襍興也。不明此義而為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入于賦。稱美者。多近于頌。甚者將襍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

盡情極態使人誦之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
共祟桑墟里撫荣木觀流泉種東臯之苗摘
中園之蔬與羲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
邦者桑者競載陽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
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
游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吾後先也其餘
瓌辭藻思粲然畢陳應接有所不暇姑次第
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曰折衷
則渭豈敢歲疆圉大淵獻脩禊節癸月泉吳

渭拜手書、時元之前至元二十四年也　春日田園雜興

律五七言四韻、餘體不取　第一名羅公福杭清吟社、三山連文鳳伯正號應山

評曰衆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見邊幅者此為冠　老

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

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壟○

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

䰟入夢招○　第二名司馬澄翁義烏馮澄字澄翁號秦青

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樸興寓其中、末語亦不泯　編蘭春思

倩吟鞭著面和風軟似綿黃犢烏犍秧穀候

雄蜂雌蝶菜花天。把鉏健婦踏烟壟。抱甕丈人分野梟忙事閑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鵑。

第三名高宪（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前聯妙于細合、後聯引陶范、不爲事縛、句法更高、求借言襍興、的是老手）

膏雨初晴布穀啼。村村景物正熙熙。誰知農圃無窮樂。自與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着東風總不知。

第八名倪梓（義烏陳克道字景傳號山堂）（起聯有力、五六亦新、傍花隨柳、人多正說、此乃翻用之、意深）

化日村田樂春風畊織

圖秧肥科斗動桑暗鵓鳩呼罷社翁分胙占
鼇媼得符傍花隨栁處此事不関吾　第十
名呂澹翁東陽名文老　引用田園事全與諸作不同單思一至于此末
句亦縝密　月箭紀閏附青煒民野陶然化日熙
祀備枌榆祈稔歲宴酣花栁樂清時洛中富
貴斜陽悵繇生勛労千古思浩興歸来吟不
盡陶詩和後賦幽詩　第廿三名天目山人
義烏吳天祐姪孫字貴叔　全篇是樸與本色而田園粲貫其中且無一語塵腐
野水渾邊戲乳鵞踈籬鈌處晒耕蓑草青隨

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夫倦倚犁需婦
饁。翁歡擊壤和孫歌。新來別有營生計。又喜
巡檐住蜜窠。　第三一名陳希邵（義烏陳舜道）
此卷首尾吟十篇題上生題摹寫各盡其妙與其他畫蛇添足者不同姑寘諸此以為手抄之冠紙價當為高矣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
漫興時。無事花邊繙兎冊。有時乘下課牛醫。
作隨父老看秧插。還共兒童鬭草嬉。偶物與
懷渾不柰。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
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清入吟懷花月照。紅

生咲面郷風吹村聲盞耶烏鹽角社酒柔情
玉練槌閑悶閒愁儂不省春来非是愛吟詩
春来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興時草酌
乍舒情眊矂花生陡覺眼迷離才呼扮社人
同醉又問杏村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
来非是愛吟詩　春来非是愛吟詩詩是田
園懶興睛放草地牛眠易熟聽花村鵓起来
遲蚕桑辛苦從渠婦稼穡勤勞任我兒蹉散
情懐收不起春来非是愛吟詩　春来非是

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聞布穀聲驚綠野聽提壺語憶青棋曾因鬬草爭心起每為看花樂意隨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稼穡但憑牛犢犍陰睛每付鵓鴣知托尋花去將予樂借卷桐吹瀉所思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暇分畦秋韭菜趂情樊圃樹棠梨山煙青笠等閒去沙地烏犍和醉騎一

片野情羈不住。春来非是愛吟詩、　春来非
是愛吟詠詩是田園遣興時、行傍山翁驅犢
从。坐觀鄰嫗試鷹兒。看秧時測水深淺。行菜
間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来非是愛
吟詩、　春来非是愛吟詠詩是田園盡興時、
蓐食出門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踏青護
有心情在。耕綠寧甘體力疲。箇段工夫償不
足。春来非是愛吟詩、　春来非是愛吟詩、詩
是田園感興時、草地耕非才有犢花村吠犬

那生穲麥青未必三時粥桑綠其如二月絲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第四八名感興吟

桐江此詩無一字不佳末語雖似過直若使采詩觀風亦足以戒閑者

兒結簑衣婦浣紗暖風踈雨趲桑麻金桃接種連花蘂紫竹移根帶筍芽椎鼓踏歌朝祭社賣薪挑菜晚回家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鹽定榷茶

第四九名王進之

達以雅健語寫高潔操德悠然之興見于篇末

東君私我此身歸脫却青衫野服更桑可以絲麻可績麥宜

續食韭宜羙。分甘壟上耕雲隱。夢不湖邊拾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語流鶯。

第五十名、元長卿羲烏陳希聲 田文二首、俱妥順亦出苦心

香紅眩眼纈綖英。竹杖扶吟緩步行。桑眼晏含青蕾小。麥鬚蝦磔翠芒輕。黃花萊圃午風軟。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蒼桺色弄煙晴。

犁鉏徧野沸畊農。血吻鵑聲一樹紅。畦蠹秧針青剡剡。隴翻麥浪翠芃芃。雞鳴晝寂花村雨。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

雲過橫笛亂。微烟野色樹籠蔥。　第五一名

聞人仲伯羲烏陳希聲　三春分作三首曲盡變態非苟為敷演者所能

及　田園興在早春時。眼纈生紅喜上眉。門巷日高人掃雪。池塘煙漲水流澌。杯柈新歲歡同社。燈火元宵鬧古祠。野老告余春事及。夜來小雨過前陂。

田園興在半春天。春事關心夜不眠。護撒秧畦須擁水。鬬栽蔬圃更隄圳。青囊子粒鄉風舊。翠箬靈芽社雨前。獨立夕陽無限意。一聲𢷾穀野橋邊。

田園興

在晚春頭。且說田蠶兩事休。揄莢雨酣新水滑。楝花風軟薄寒收。青楓蛾子催桑月。綠樹鸝鶊報麥秋。但願花村無犬吠。時呼薄酒背眠牛。　送詩賞小劉、　月泉社吳清翁盟詩、預於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

笏　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
笏　第四名止第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
貼、墨二笏、　第十一名、止二十名、各深衣布
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止三十
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止
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以上所
送、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賞潛丝記
號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册、　啟羅公福
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

賸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群。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新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為宜，其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為羅，愧瓊瑤則多矣，餘如玄顏，并致籠筐。

田

讀淵明詩，久識田園之趣，從夫子與顏，為農圃之民，未敢望其下風，胡遷延之占座，執事雅懷月霽，清思寒泉，撫景興思，慨賡繹之不復，以詩為試覬

周雅之可追竊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公是其美珠玉之在側炁糠粃之播前舊擬秋聲曾占桐江之風景新題春日又分婺女之星輝肈好為朱公之変姓易名溪恐踰榔子之召閑取怒慚非重實俾獲與錦囊之榮賜修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緣毫而皆感與筆墨以忘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臺許熙載集女教之書引詹畢小序曰關睢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昌謂

本篇單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雖在父母家志在女工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歎也

顧璘詩曰右軍手帖寫來蠶繭紙唐人遍體臨若以評書推畫法未甘筆法擬雲林

布穀鳥當四五月種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穀布穀因重疊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

似、如云郭公郭婆、又如云看蚕看火、今人遂稱爲看蚕看火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柳家新樣元和脚、今人稱所寫字亦曰筆脚。

蘇文忠公真跡、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一、萬户春濃酒似渑、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其二、詩囊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壇、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黄謝看。其三、缺字語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雕肝。缺二字灑落江山

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挽眉終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録。與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觀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缺字郎官。黄山谷真跡題李龍眠畫舊仙翁徙居圖

莫言家具少於車。樂累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携三雅予仙翁獨玩一編書。牛羊相與趨新築。鷄犬應難戀舊廬。是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後題云、山谷道人、因得觀而跋

贊前詩二集中皆不載蘇是鄱南濠所親見黃是楊五川所親見山谷之父名庶字亞夫嘗吟有伐檀集本不傳世今存四首以見蘇黃皆得之家學云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沉痾瘳寧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搖李三春遊蛙蜩叫噪若交爭蚊蠅癡鈍如佻讐今君病起正高臥莊蝶處處宜相求右和暑雨火雲旱風苗欲死曲木直繩寒泉溪耕夫決濕原上土老圃頤盻輕黃金右試轆轤矮松名載四海耳

百恠老筆不可傳。左妻右兒醉樹下。安得白首巢其巔。右遊矮松老僧山中嫌月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著閒樹木。故要滿坐清光來。右明月臺

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思厚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山谷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曾見刻山谷全書伐檀集已列其間矣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縱酒疏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已族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讀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徐天全先生有貞爲侍郎徐主一公作順正堂銘曰坤德惟順婦道則之以順爲正室家攸宜主饋相祀維婦之職織紝組紃維婦之勤

閨門之內。事事有儀。閨門之外。所不敢知。孝爾尊嫜。睦爾娣姒。容爾媵貳。謹助君子。毋効薄俗。為彼勃谿。毋作長舌。為彼厲階。所從有三。為德惟四。戒之敬之。其永勿替。此乃其晚年筆。字畫甚是遒美。宜其為吳中秇林冠冕。

正德丙寅年。唐六如為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為狂生大書詩句於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畫盡墨。時楊五川儀年方

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久扇亦曝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風咲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加嘆賞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以蒲為脯史記不載見漢人雜說禮器或

素或青、夏造散因、其古注云、變白黑言素、
恭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
黄、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故後漢𢃄郡崔
琦、對梁冀曰、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覆
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黄改色、馬鹿
易形乎、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
武后賜宋之問始、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
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

亦自武后始。漢武帝元光二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鄉科赴會試者，給腳力廩給，即續食計偕事。俗稱曰路費，則路費亦自武帝始。

陸棱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秋，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

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激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鈔輕賫但當逐年增置倉廩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十三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脩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嗇。蓋於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至僭侈無度則入

於罪戾矣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裘葛脩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

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逋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右上

居家之病有

七。曰嗜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
曰情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貪薄而務
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
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
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
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
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蘗之雖
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
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

制也。前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喪用三年之仂注謂仂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數凡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為準[illegible]謂人家婚禮當視其禮所費則豐儉亦以得中其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俱無所褻所謂造其謂之是矣 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不爨。

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
懽。斯之謂孝。祭祀宜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
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慊
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知前所言以
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
三十分者。非為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
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
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
鄙吝之譏。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

管子法所以豐儉皆無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産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篇

下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愚原重鐫于農圃堂

葉水心集墓誌王柟木叔永嘉人知續溪偹改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里黄東嶽曰江陰渠無

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邑志于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邑之乾明廣福禪寺、有草書心經、下注比丘道松書、真筆走龍蛇者也、賀子徵志、謂耿侍郎命工摹刻于石、近年燬于火、此邑人所當重刻、以復舊觀者

施肩吾述三住銘。謂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長生之至道也。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六